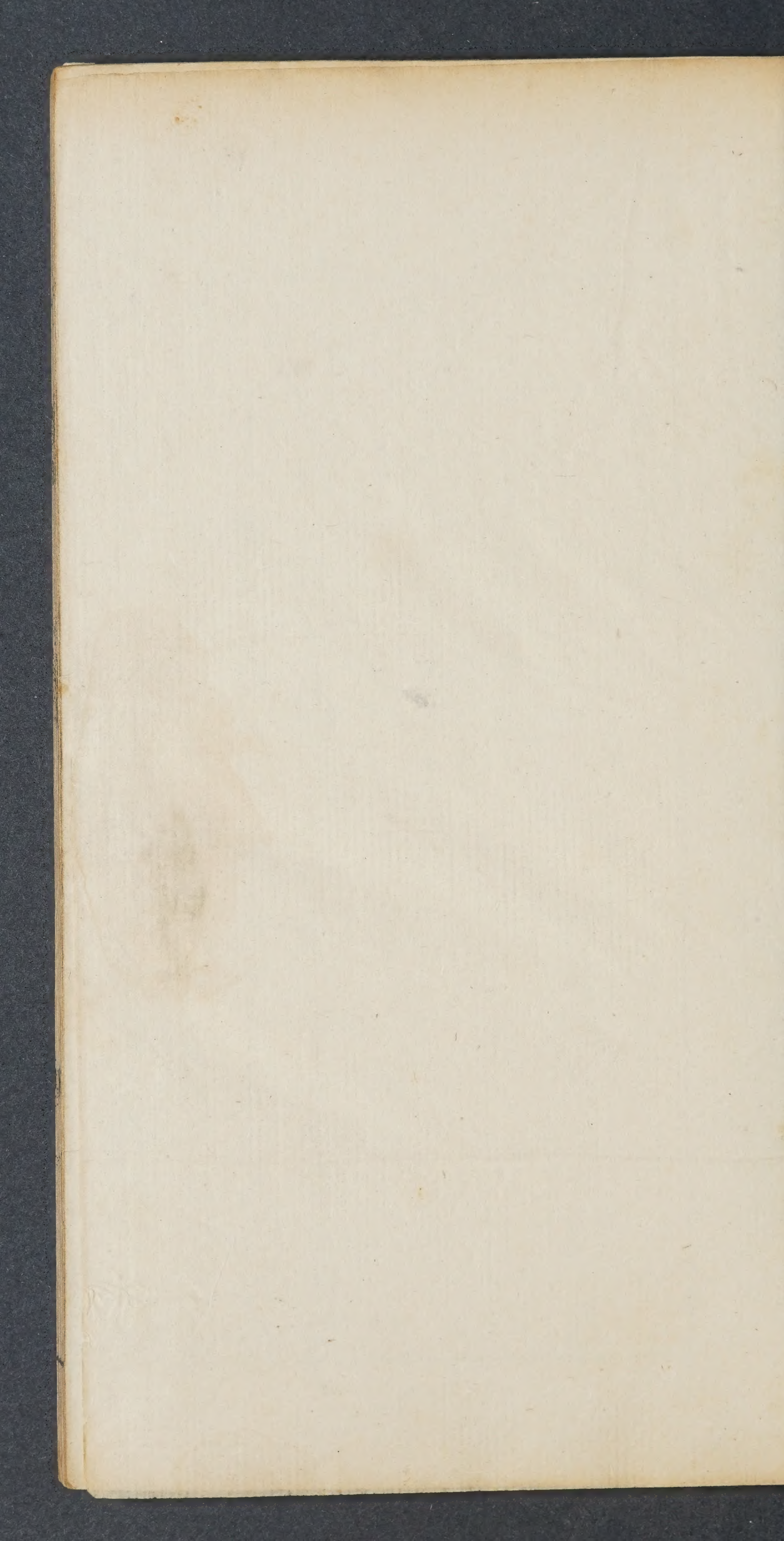












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叙之文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

按言子固辭傳猶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

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爲之傅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紏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紏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紏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紏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紏今而奪焉我當

兄古況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生況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

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

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除之謂除此恥也

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

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刧魯。使魯殺公子糾。（刧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

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

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

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强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

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令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按及謂所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

（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巳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衞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大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糺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

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閒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

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褺領而刎頸者不絕。〔褺謂摯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

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

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令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

揕音枕揕擊也史記匕首揕之

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强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

許諾以汝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

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

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繫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

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

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礼揚學疑

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

禮字誤也

按蒙孫小国作曹孫宿

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

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旣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旣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材當與

（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

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埆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

（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門）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眞僞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鞠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

成功也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爲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爲上舉。全此三者故爲上得二爲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爲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貸。敬老近於親敬貸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

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贅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贅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玄

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仕

按當人皆標其賢而吏舉善者後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己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illegible]而吏奉者

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

後有善過賞罰其事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 君謂國子。凡胥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胥而子賤也 出與師俱。師胥而資賤也 上與君俱。君胥而臣賤 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 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終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賔客。二以供賔客　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賔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爲賢當以供賔之義爲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四鄰賔客。入者說。出

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貲。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

其罪成平也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 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

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頋植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

求長年是固桓公以衰而急於求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效旦夕也且桓之好內亦具微鑒矣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惸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植

内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寛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

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狥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狥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誡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也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按言鮑叔知齊無他舉爲後患恐其君驗故勸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勸致致也

按言常人有爲國得死力者功猶可貴今叔爲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令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爲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採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

（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

國齊語作容

校設象即周礼縣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末謂下之所行糞分也孟子百畝之糞王制作分是也旋老人國語作班

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

序言合羣聚比校民之有道必先設象刑以為民法其徒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

按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句則商

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誓勸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叅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叅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

工農之鄉也

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具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

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

言咙。其事亂。咙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

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

襏襫音鉢釋

旦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田器比耒耜穀芨。比偶其耒
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芨音捶及寒。擊槀除
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卽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
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巳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
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
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
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與蒲以
為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
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論比計齊語作論比協材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卽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

昔從事於此以敎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敎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

按齊語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弃故舊不用如旅也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

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

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

戾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

按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則肉乃疚之誤

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 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 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 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 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鄉大夫之佐 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 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按此即前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

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劒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钁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

季勞即季友

牙爲大諫。所以諫正君 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官 甯戚爲田。敎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 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 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 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

國語註明彌渠神海之名亦皆有島山入海軍士可依之爲險阻柒作語作漈

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見也 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征伐之主也 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 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灾教令泄於海使有弊盡也 渠彌於河陼。後教之穿渠彌亘於河陼 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

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蔽渠瀰於有陼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

于周室。使貢楚緜即所謂壓緜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縣地名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

齊語薦作庶

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實謂爾伯舅

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

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牱脹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

握粟以筮尚多矣驗也

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游渠門赤

旍。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之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矦。請爲齊關內之矦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矦。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衞。衞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柱閑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攟丘粉反載而歸。垂囊言其空也攟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

勸齊語作權

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巳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

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慚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

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成不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

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爲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謂逶隨不斷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辭結作辭給苛微細也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亟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游荊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

爲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内言四

管子卷第八　終



